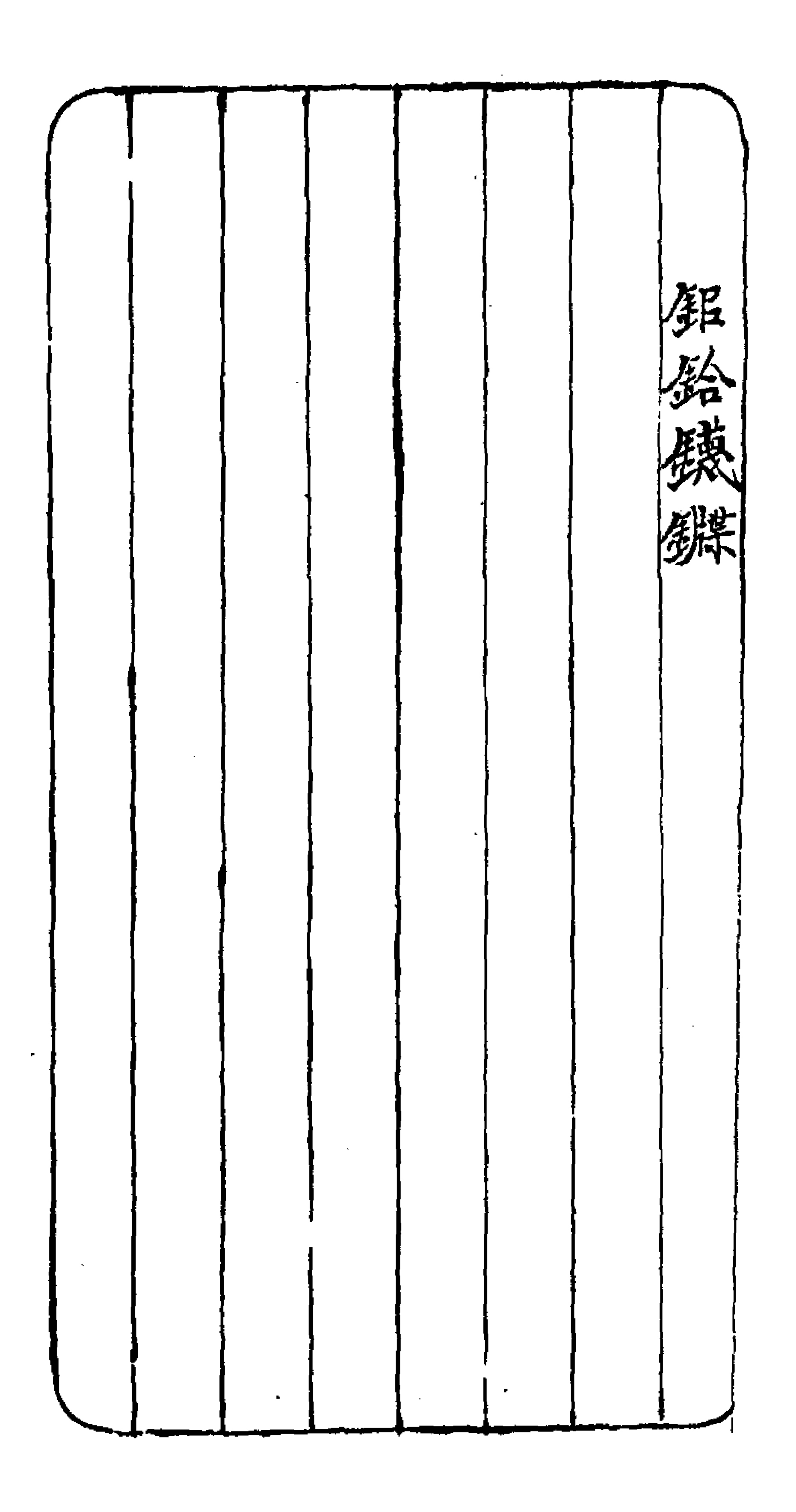
小學駢支

小學駢支卷五錄目



鉅鉛鐵鍱

小學駢支卷五

泰州 田寶臣 少泉

支之五筩襱複襦也　方言四複襦江湘之間謂之襤或謂之筩襱注今筩袖之襦也襱即袴字耳襤音豎按說文筩斷竹也則筩為短袴廣雅釋詁筩長也則又為長袴是不能訂唯文選藉田賦椅棨連襼注引方言作簫襼疏證謂簫字誤今按曲禮右手執簫注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正義云簫弓頭頭稍剡差

邪似簫故謂簫也凡製襦者自袼至袪底必稍狹亦差邪又廣雅簫筩也今袖空者猶稱筩袖則簫亦有義恐唐本方言正作簫也或謂說文褎袖也詩正義以褎為袪本袪為褎末今宦僕常衣此有褎無袪則斷為短袖非簫邪義然李善所據自是古本方言此注宜本作簫後人不明簫邪義以簫為通洞字變而作筩筩通簫也筩字轉寫又竟作筩而簫字舊義遂隱廢於遷移轉變之間幸存於文選此注而疏證遂斷為字誤恐

後之刻文選者據此言並善注而改之而蕭字遂亡矣故論而存之今之作斷竹短袖者可證蕭字而不能行蕭字之必爲誤字也且安知製此者不以既誤之方言而意爲此袖也乎

七之六諸于逢掖大袂衣也　漢書元后傳獨衣絳緣諸于注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禮儒行衣逢掖之衣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疏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

䯽章懷引方言裗䘿注俗名䘿掖以證䯽字郭義亦
正可疑方言云裗䘿即襤褕之以布而無緣者恐當以
充大短屈為義凡衣充大其掖袪必大襤褕諸字雙聲
之轉䘿掖則似闕其兩掖如章懷所謂君今之半臂者
是周禮闕翟字禮記作屈狄屈闕古字通也
又云又襏褋襌衣也　集韻入聲十褋褋注說文南楚謂
襌衣曰褋或省
按說文襌衣不重廣雅襌䙏也曹憲云音丹䙏憲音步各反云世人作

袴襦楚金云諸衦袍也袍則許訓襺引論語曰衣敝緼袍段注據篇韻改袍爲袌謂衣裾然其說裾則謂右襟與掖不協今按說文袌褱也褱俠也夾从亦有所持亦即掖字則袌亦掖故篇韻皆云諸衦衣袌也衣袌猶云衣掖方言亐大也則諸亐之爲大掖非無徵矣元后傳之諸于顏注爲婦人服後漢書光武紀亦云服婦人衣諸于繡𦅾蓋諸于是大掖之衣婦人則加繡𦅾元后傳亦謂政君衣絳緣諸于以絳緣別於男子也樹按繡

耳縛音祖昆反

按說文絝脛衣也段云今所謂套絝也左右各一分衣兩脛若今之滿當絝則古謂之幝亦謂幒絝今作褲此條小顏注急就全用說文略芟數字便不及其核許云縛藏貉中女子無絝以帛為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縛衣狀如襜褕段云無絝者無左右各一之絝也帛依急就篇當作布空腔古今字核當作覈果覈之引伸也帛為脛腔褚以絮而裹之若今江東婦卷胖胖音如滂去

褌褲之褲草下作洿亦失之矣說文襍南楚謂禪衣曰襍从衣枼聲段云各本作枼而篆體乃作襍从艸是改篆而未改說解也枼者薄也禪衣故从枼方言廣雅玉篇廣韻皆作褋至集韻乃云襍省作褋正誤於已改之說文耳今正

七之八毋縛袴也 急就章第十一單衣蔽膝布毋縛小顏注布毋縛者藏絡中女子以布為脛空用絮補核狀如襜褕藏絡者東北之夷也說者或云毋縛布名非也王氏補注黃氏曰江東謂鷓鴣為布毋布毋縛小衣也襱襩鼻䘳

按顏注謂大掖衣此謂大袂袂與掖殊說文手部掖

一篆別義此字作亦人之臂亦也象兩亦之形云臂亦是

言亦而兼舉臂以成文故深衣袼之高下可以運肘鄭

注袼衣袂當掖之縫也云當是袂與掖別也儒行注云

大掖之衣大袂單衣者此非掖與袂可以通言以經既云掖

注宜變文以見義遵大路疏引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

則袂是袪之本袪為袂之末袂為袪本寔與掖連故得

借袂以明掖若顏注諸于則作大掖諸于說文作諸

聲是名縛衣亦曰毋縛急就篇曰單衣蔽膝布毋縛蓋蔽膝縛衣襜三者相似故曰狀如襜衣部曰襜衣蔽前也又曰直裾謂之襜褕此當曰狀如襜不當有褕字段語皆核也又按李石續博物志云顏籀注急就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世所傳唯張芝索靖兩家所書乃三之二自毋縛而下闕七百五十字則是毋縛褳文王伯厚用山谷說異義也

七之十氍毹毾㲪

按一切經音義十四、⿰頁毛毹又⿰白毛氀二形、字苑作氍毹
同強朱雙朱反、聲類云、毛席也、釋名作裘溲又
通俗文云、織毛蓐曰⿰頁毛毹、細者謂之⿰聶毛㲪、廣倉⿰聶毛
㲪毛有文章也
又之十五、刺繲鐵縫也　玉篇下糸部、繲音稚、刺繲
織縫也
又之十五、絽䋁綌緤紩衣也　玉篇、絽䋁紩衣也、力與
力若二切、廣韻五入聲、綌緤、補衣於靰反靰二切

按說文縫以鍼紩衣也紩縫也鍼所以縫也鐕鍼縷所紩衣也則紩是縫合之總名又急就注納刺謂之紩陸璣鴟鴞疏以麻紩之如刺韈然則紩是分行細刺又非縫合蓋有兩義廣雅釋言紩著納也則衣有著而以鍼納之是顏陸兩家之所本若補衣在說文則為組丈莧切玉篇以紉緤為紩衣廣韻以紉緤為補衣字同而異義則廣韻非布焉解矣左傳昭公二年彌縫杜注猶補合彼兼彌解非以縫為補也廣雅釋詁紉緤縫也絽繫絣也截然

兩節。各不相蒙。緜在廣韻。振繩墨也。集韻。急絙也。廣
雅以絙繫與幽總訓為緜。幽在集韻。絙以直物也。則絙
繫緜幽皆是一義。與緥縶為縫者不涉。又廣雅釋言。絙繫
也。以繫訓絙。則字不連。唯玉篇連作緜衣解。則希馮已
非稚讓解矣。此亦訓詁遷變之一端也。

又之十八射月粉靨也　酉陽雜俎卷八近代粧尚靨如
射月曰黃星靨
按文選洛神賦靨輔承權善注云。離騷靨輔奇牙宜

笑焉。王逸曰美人頰有靨輔也。此大招語。善誤。靨輔淮南
子作醶酺。脩務訓奇牙出醶酺揺。高注醶酺頰邊文婦
人之媚也。又說林訓醶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注醶酺者頰
上窐也。是說靨之事也。粉事以楚辭爲最古。粉白黛黑施
芳澤。王逸不言其制。次則李固傳胡粉飾貌。章懷亦不言
制。據馬縞中華古今注云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女弄
玉感儛人簫史。爲燒水銀作粉。則古用鉛粉又水銀粉也。
他若張平子定情賦云。思在面而爲鉛華兮。恩雖靡而

無光。曹子建洛神賦云芳澤無加鉛華弗御。張茂先博物志云燒鉛成胡粉。陶淵明閒情賦云悲脂粉之尚鮮。又水經堵水出自上粉縣。注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取此水漬粉皓曜鮮潔。縣水皆取名焉。是皆鉛粉。唯說文米部粉傅面者也。釋名亦云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胡粉胡餬也。脂和以塗面也。則似用米粉。此說粉之事也。竊謂事原其始。米粉當是古制。蓋字本从米焉。備雖有三代鉛粉之說。而舊籍無徵。疑闕。率肌。王逸後漢人注

大抵不言其制則固不敢鉛粉為義矣
七之十八衵服腰綵也　丹鉛錄袜女人脇衣也崔豹古今注
謂之腰綵注引左傳衵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已有之
按古今注今本無衵服見左宣九年傳釋文衵音女乙汝栗
二反又云仁一反袜音末
按崔豹書無此文唯馬縞中華古今注云袜肚蓋文王所
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為之宮女以綵為之名曰腰綵是袜
肚謂之腰綵見於此書不聞有注引衵服也楊引衵服謂

日日近身衣○據宣公九年釋文引說文云日日所衣裳字林同○又云婦人近身内衣也○古之裳爲下服○若今之羣○今說文作日日所常衣○亦私居之褻服○近身内衣○則如同澤之澤○新鄭韋挋兩説爲一○猶會古今注而云腰縧則不典也○不知鬱儀何以取之○

七之二十一 餹餅 溏浹粉餅也 玉篇エ食部餹餅餌也徒當徒兮二切 釋名釋飲食第十三 餌而也相黏而也 兗豫曰溏浹 就形名之也 唐浹二音

按廣韻下平餹餅黍膏又上平磄庳石也鎕銻火齊也螗蟱小蟬也玉篇庳古銻字説文亦云鎕銻火齊廣韻去聲火齊似雲母重沓而開色黄赤似金然則螗蟱之名蟬以腹之重沓而開餹餅之名粉餅黍膏亦以積疊層起而黄赤似金矣二字雙聲是餅之乾者溏液云相黏而溏滒濟蓋甚濡者而字不可解釋名耳下云耳耏也耳有一體屬著兩邊耏耏然也彼耏是偏旁字此云餌而也相黏而也而字亦宜有偏旁説文丸部丸圜傾側而

轉者。䊦尤之孰也。黏而以字九證云。則餅之濡耎而極圜
者字宜作䊦而奪尤水部渜湯也。渜渜水也。洏渜也。一曰
煑孰也。蓋渻沸後下之。則是湯餅字宜是洏而奪水
此節云相黏而與上相黏䵒對文。䵒方言黏也。䵒即尚
黏則此節云黏而宜是䜌文下云溏淡則知尚湯餅也
然釋名云䬪形名之。則而蓋象形竊謂古人象形寔有不
可以聲義求者如梓人作其鱗之而注謂頰領推尋其故
亦是形容也。而蓋分象上下髭鬚鬍之形也。今云

粘而宜是謂溏著手而彤彤下亟以入於湯者是而之形
也第古義無徵姑存肊說耳
七之二十四餦餭餳也　廣雅釋器餦餭餳也張皇二音餳
辭精反又徒當反
按餳反徒當是也字宜从昜作餳說文餳飴和饊者也从
食易聲殷氏改餳為餳注云不和饊謂之飴和饊謂之
餳故戍國云飴弱於餳也方言曰凡飴謂之餳自關而
東陳楚宋衛之間通语也揚子渾言之許析言之周

禮小師注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周頌箋亦云各本篆作餳云易聲今正餳从昜聲故音陽亦音唐在十部釋名曰餳洋也李軌周禮音唐是也陸氏音義周禮辭盈反毛詩夕清反因之唐韻徐盈切此十部音轉入於十一部如行唐觥等字之入唐韻郭璞三蒼解詁曰楊音盈協韻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惲爲由嬰其理正同耳淺人乃易其諧聲之偏旁玉篇廣韻皆誤从易然玉篇曰餳徒當切廣韻十一唐曰糖飴也十四清曰餳飴也皆可使學

者如餳糖二字不當从易至於集韻始以餳入唐韻餳入清韻畫分二字使人真雁不分其誤更甚猶賴類篇上之餳古音如洋語之轉如唐故方言餳謂之餹郭云江東皆言餹音唐又說文饊熬稻餦餭也段云餭依韻會从食各本作程盖因許書無餭改之耳楚辭方言皆作餦餭古字皆當作張皇招魂有餦餭些王曰餦餭餳也方言曰餳謂之餦餭郭云即乾飴也諸家渾言之許析言之熬乾煎也稻稌也稌者今之稬米米之黏者

粥兩稉米爲張皇張皇肥美之意也既又乾煎之若今煎粢飯然是曰餭餭飴者熬米成液爲之米謂禾黍之米也饊者謂乾熬稻米之張皇爲之兩者一濡一小乾相盉合則曰餳此許意也揚王郭以餳飴釋餦餭渾言之也

八之一炊籅漉米者　方言五炊籅謂之縮或謂之筻或謂之匿注漉米籔也䟽證說文云籅漉米籔也籔炊籅也

籅於物反

按說文籅漉米籔也从竹奥聲於六切籔炊籅也从竹

數聲穌后切許氏不作互刊則明是兩器蓋簋以漉米藪以事炊今孝養家以精鑿用小竹器盛之入鬴同炊竝孰者是炊藪與漉米之簋有別簋有藪名藪有簋名若不別者制同以篾而圜簋云漉米藪名炊簋特異㝛書者用異在釋與烝方言則不作此分別蓋藪小於簋亦可以漉故郭注直曰漉米藪也說文藪下楚金引楊惲傳宴數多說形義俱泒既是無關許指近日注家乃謂方言箯同藪又引毛詩伐木傳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謂藪即今之淺箕

今誤从艸作藪。筐者盛飯之器，軟細籔者漉淅之器，較麤

皆可以漉酒者。抑又卣莤也。實按方言𥳓是叟聲，當據生民

毛傳叟叟淅米聲為義，與數聲之藪不涉，若說文之籔則

炊器，非溲箕與籔，固竹器，在周則量名，與伐木傳从艸之藪又

不相涉也。伐木疏云藪草也，用茅，引左傳包茅縮酒，又有酒

湑我傳云湑莤之也，鄭箋謂泲莤，莤之釋文所六反，與左

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字从艸，如此則藪之為

字與縮同，與莤同，不與竹部之籔相牽也。孔疏知藪

為草者云今猶然蓋日驗知為茅者以毛云滑黃之菡則用茅是蓋疏義之不可奪者夫古人經訓不禁後人之推闡然必先味本文得所當然然後比類而求證之心理則雖疏義未言亦可質之往哲藪之制當以周禮明之。春官司巫及蒩館注館所以承蒩若今筐也引士虞禮苴刌茅五寸束而實于筐賈釋筐所以承藉蒩是藉祭之器不謂縮酒然縮酒以茅此伐木毛傳云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藪次筐言宜亦以茅實筐則酒不汎濫而制亦為

尊蓋筐不用茅藉按釃藪則用茅按細先釃後滑則
酒愈清宜是毛公之意也以義言鄭注輪人云蜂藪者
猶言趨也參眾輻之所趨注太宰云澤無水曰藪準此
則抒茅亦參蜂藪而藪亦言趨參眾粕之中趨藪亦
無水參酒漉渴盡兩義兼通斯滑酒如繒以聲言則春
官司尊彝醴齊縮酌注故書縮為數藪雙聲之轉
形近字得通也是皆古人未言而紬繹及之者孔以自驗則
唐初尚用藪滑而不言其制疑事闕於古但用束茅而

不以實匱故不言也謂為茜云然滑藪之茜與禮祭之茜
又異彼是束茅而立之祭前此是束茅而實之匱內知者
甸師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茜茜束茅立之祭前沃
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酒正五齊三酒疏三酒人所飲
五齊以祭而五齊鄭注謂泛齊醴齊尤濁縮酌者貴
謂此二者皆以茅泲之義藪是泲茜去其糟故用匱事
在未祭之前茜是沃酒象神飲在祭時則無去糟之意
故但立茅齊桓責楚亦以祭言應賦泲縮沃茅兩事杜

注束茅而灌之以酒則但謂象神飲而不及去糟事未
備亦用先鄭耳今伐木無象神事故孔陸引傳皆不
及彼注謹案而陸則特著去糟一語蓋亦深知謂藪之
異於禮祭也泲茜之法唯祭則然在詩君鳧鷖爾酒既
湑亦是以祭然彼是守成此伐木燕舊得云湑者或文
王為世子之初禮制未明也

八之六箄釃酒𥳑也　集韻平聲一箄釃酒𥳑也又博
雅箄籭謂之箕一曰酒𥳑、胡江疏江二切按箄籭箄

字當作⿱⺮夆集韻於四江⿱⺮夆字䉶字注皆从夆惟十虞⿱⺮朱字注引博雅文⿱⺮夆䉶作⿱⺮夆䉶與此書引合然博雅⿱⺮夆䉶寔本說文之桻欆字皆作夆且不作洒⿱⺮夢解則集韻之作⿱⺮夆作⿱⺮夆以訓洒⿱⺮夢他無可考以本韻一東⿱⺮夆蓬字通證之則蓬應作⿱⺮夆皆从夆⿱⺮夆與桻通應从夆⿱⺮夆䉶疊韻與本韻⿰⻊夆⿰⻊雙⿰⻊夆⿰⻊雙⿰舟夆⿰舟雙字皆从夆此二字不應獨異疑集韻引博雅偶誤而鬱儀又沿其誤耳

按博雅本之說文笨棒䉶也段注云棒雙見木部廣韻四江曰棒䉶帆未張也又曰䉶帆也以蓬席為帆曰棒䉶故字皆从竹今大船之帆多用蓬席是也段說如此今按夂部此有三文夆从丰呼蓋切相遮要害也夆从丰敷容切牾也夅从㐄下江切服也相承不敢竝也段謂凡降服字皆此夅此䉶雙訓帆船有雙帆必是一大一小若相承而不敢竝者邪此二字最得許指棒䉶訓帆未張者又是降而未升之意猶謂落帆也帆遇橫風不敢高張故降

云酒篘以篾為之是酒器今之壓酒者必笮以木則亦降
服義降蹕者踈立也踈足待舉凡獸之將奔必先小頓
其足是亦先降後升義此當从干作夅矣皆言變者巨
艦帆或三四小舟片帆舉其中則變帆其常江行時目驗
之篘必疊疊象包束亦字形故言變獸四足降蹕時但
見其前足之變也惟从立之降蹕字不可解廣雅謂胡豆
胡豆𦼮菽也李時珍刻本草謂是今之豇豆取其結莢
兩兩並垂則亦降義又思文疏云二麥一夅說文來

篆下云一來二縫象其芒朿之形段據改正云二麥一夆為瑞麥如二米一稃為瑞米則此宜从夆作敷容之夆𨇾𨇾蓋雙豆共一莢也凡豆有三四一莢者唯一莢雙豆則豆技大此荏菽義然曹憲音呼江切則仍从夆不入東韻也李說宜是二字皆疊韻（夆篆作𡕒象下丰不敢竝也下作午楷書多作丰）八之八渠挐渠疏杷朳也　方言五杷宋衛之間謂之渠挐或謂之渠疏注無齒為朳又渠疏注云語轉也疏證廣雅渠疏謂之杷本此

按說文杷收麥器从木巴聲朳方言注杷無齒為朳急就
椐穫秉杷插捌朳師古注無齒為捌有齒為杷皆所以
推引聚禾穀也集韻捌同朳又从木作𣏷說文八別也象
分別相背之形篆作)(又業部菐業从八八逗分意八亦
聲讀若頒段云八古讀如必平聲如賓音轉乃讀如
頒頒者如頒首之頒再轉讀布還切矣今按杷朳類注急
就推引二字最精盖渠疏疏是推而遠渠挐是引而近
今農家曬穀稓之未盡去用器杷之竹器木柄若卅齒

然是有齒之杷引以聚禾今尚以杷名穀乾則用器以板若柄作丁字狀殺其口以推穀使積謂之翻杷是無齒之捌推以聚穀也捌用推故从別此即朳翻蓋布還之轉音矣騈雅先拏後疏故曰杷朳急就朳杷顏注則先推後引語各相承此有次叢方言謂宋衛之間謂之渠拏或謂之渠疏是渾言不辨郭謂無齒為朳是舉異知有齒為杷云語轉者拏疏音近渠疏渠拏音易轉變故宋衛不甚分別廣雅又云渠疏謂之杷則似朳為渠拏不

爲渠疏然此疏字據方言疏證引正作挐知稚穰宜作引
器解疏字蓋誤廣韻梳字下引作無齒爲杷益誤也渠
挐亦作渫欅見玉篇二字疊韻
八之八鈐錆大犂也 説文解字第十四鈐錆大犂也一曰
類枱梌枱各本作梠唯段氏注作枱又急就篇第十二
鈐鐨鉤銍斧鑿鉏小顏注鈐鐨大犂之鐵王氏補註
鐨玉篇作錆説文巨淹徒果二切玉篇鈐乎渾巨廉
二切錆大罘大果二切

按段氏書極精此條則可疑牛部犂耕也耒部耕犂也二字互訓以用言也段謂耕犂皆爲田器又於耒部耒篆手耕曲木也芟去手字以證其說謂據廣韻諸書其實小顏於食貨志急就兩引此文皆作手耕又凡牛木金耒各部有云相者必改作枱恐許書不如是之多譌也此條鈐𨱔大犂也一曰類相次篆即枱耒耑也本自清晰許云類相猶類臿也段氏必改相作枱謂許意錯於庛之金曰耕曰犂究之證以周禮許鄭枱庛同義

許書自以鏨為臿金亦未見鍤於庛者之必為耕器辭
也鈐錆大犂舊無引證今按廣雅釋器錆鍤也鍊音棗
錆錧也說文金部鍤以金有所冒也車部輨轂耑錔
也方言關之東西曰輨鎋即趙魏之間曰鍊鏅又廣雅鋡錆
謂之鐵許書省作鉄云相屬此九鈐錆類相之顯證
而段亦改相為梠蓋錆是鍤說文急就作鈐錆是鈐
鍵使不脫廣雅作鋡錆者方言云鈐受也言其空腔受
木之耑故釋來車輨相臿鐵凡以金鍤於木者皆有

此名知鈐鑇即鋡鑇者玉篇鈐有呼譚一切也鈐鑇云大犂許意鈐鑇則其大者不專謂所鍇之金蓋犂本有金唯大者則重冒之今制猶然謂之犂為小類注怠就謂為大犂之鐵是意涉車人鄭注耜金一義亦未取廣雅鋡鑇鍇也說文金有所冒之文而一味之也知重冒者釋樂注毊形似犂錧錧即鑇是單言知此大犂既言鈐又言鑇者為重冒鈐與鋡主受木者言鑇與鑇主鍇金者言義以兼舉而明也鑇說文方言廣

雅皆从隋玉篇从肴急就則又从遹字以許書為準駢

雅从青是用玉篇

拊畲笛生先生書

賅承　手諭謂羣書言柖者多言梠者少俾賢匠鈎稽

而論斷之緣寒家書籍不多檢尋十數種大氏皆淺長

以後之書不足徵引至集韻類篇遂以廣雅桐櫑刊柄

之桐同此梠字不知此自前曲接梠以六尺六寸之耒言之祗

為其下之尺有一寸廣雅之桐據玉篇則鎌柄非耒耑也今

按耒耑為枱枱則前曲許於欘斫也下云齊謂茲其一曰斤柄性自曲者竊疑茲亦即枱之緩氣茲其雙聲切之則急氣為枱康成注薙氏言茲其不詳其制趙岐注孟子茲其耒耜之屬云屬要以耒耜為歸二者柄曲下而茲其是人為亦有生性自曲者故許以一曰別言枱必煣斲乃符尺數故鄭謂前曲接耜此事義之可得而言者實前以茲其[言差]槎椒為曲義今復以茲其得枱義之會通蓋雙聲轉疊古人之名義如斯也又承問許氏耜臿與許鄭說耜

之異則其同異之際復又可言許云枱臿也枱耒耑也以
枱爲臿之總名枱爲耒之耑末是枱特枱身之一節故
其篆即次枱後蓋許書之枱訓爲臿者猶經籍之通言
耒枱蓋許書之枱訓爲臿者猶祭義之枱稱爲耒臿是
臿田之器簡言之則曰臿耒是兼枱之器渾言之則曰耒
文勢如此無可議也段氏作注輒用標準是蓋可以而不
已者枱之上句者爲耒車人所謂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許亦謂
手耕曲木也則許鄭同耒之下則爲枱鄭以車人之庛爲耒

不許以此篆之梠為耒耑庛讀棘刺之刺古無四聲庛梠蓋是一字是言梠者兩家亦無甚異惟梠在鄭則為耒下之金在許則為渾舉全體是許鄭異夫六經之中唯詩之說梠者最為可據謳吟之際天籟無心豳風之于耜渾舉而梠見雅頌之覃梠略梠良梠佐以剪文而耜之金見許以梠為總稱蓋亦渾舉鄭於詩之各梠俱不發意亦渾舉若周禮山虞凡服耜斬季材耜既須材鄭不別注是亦渾舉至匠人耜廣五寸亦謂梠之下廣者五寸而梠則渾

舉。即鄭云古者相一金。今之相岐頭兩金以金繫耜而相亦渾舉。以此則鄭之說耜。意亦與許同不同者唯車人耜。車人注云前曲下接耜。相耜異材不在數中。則專以相為耒下之金。此亦以本經之數定不連金。故因經以變義。第不知何以不直言金而以相名專為金目也。夫詩之覃相利也。略相利也。良相之畟畟嚴利也。(鄭義同借用郭語)凡此刻文往以見義。而言中之相已是意中之金。若此注之言。由來及相更是無關利義。故須直剪刻文不直言金者。以金稱相。前經未覩。不若以相為金。寔由詩集。

匠人注又直言金者以一句之中文重兩柤是又因文以易字蓋
其一字之精回翔方寸矣而自來詁以兩家為畛域者由於後
人之不善讀疏賈於車人前曲下接柤云柤為耒頭金而匠人
下欲為五寸者解先已補此柤金五字則似以鄭之通以柤為耒
金者此語寔肇其端又誤於聶氏之強欲引經耒柤圖注
用柤金之注云據鄭意柤即金也語最當行而又引易下繫
云斲木為柤者謂斲木為受柤之處語涉周旋則似坐定此義也
段書於枱篆下引月令鄭注並舉孟春季冬兩條連綴其文

詁如合璧意以為鄭謂相為耒金之左證要之此亦不容疑
舉鄭之神光各有專注在孟春是單注耒字以祭義
耕藉屢言載耒月令篇第在前於此亦先闡耒義
故即接覆耒於車而更不及耜而其立注亦單舉耒字
不復照本經耜字著解蓋以耒賅耜則彼注兼成若析
耜分言將彼成論義是則闡後以注前也云耜上曲則以
耒為耜之一體而耜固渾舉季冬特言耜為耒金者以
經言具耒耜古者通言或曰耒或曰耜若單言耒則具

義不備、故言相因言相、欲別於未、故言會、更不言未出相之上西者、以孟春巳注、猶祭義不復更出未注也、是其語下蹤緒分明、如其可合、鄭於孟春早已駢連、今出並舉、則是出未全坐成堅證、凡鄭之深合許恉、與因經變義、因文易字、前後闗通、詳略互見者、皆成區督、此以知著書引經大要、況思杪忽之差、遂失前賢意恉、未可輕也。賢不盼錆一條、知段書之可議、茲復以類相求、窺尋及此、又其書於此西類數篆、並亦不憭相篆之前[illegible]下云从西人象形从篆

下云兩刃臿也𠂉象形許之意指謂人象一金从象岐金皆與攷工鄭注合而段於象人之𣕿云兩刃於象从之采云謂臿之兩邊有刃殆又難明也連日秋暑候眼病稍痊即趨 函丈謹以心思所至者先緘呈覆

再答畱庄先生書

昨復承到經解一件以韻辨之是又一證然不足以服段氏之心段唯金部鈴鏞條下並錄鑼兩條盡改相作枱若木部相枱兩條未改也更有議者相廣五寸是經文二人

並發之是注義二人各執一柤是疏語今云兩人同舁之器則是語欠分曉又聿人賈義本謂柤爲耒下金此不入六尺六寸之數故量地則須脫去此金若只有一寸之庛則固許書之枱謂耒耑鄭所謂下曲接柤者是木材今乃云枱是專指耒頭之金是其錯會經文不關鄭賈抑亦誤於楚金謂枱即相刃之一解又不若段之尚知引證矣若欲引用則更須辨𨕖書且愈繁又並曰承到戴氏耒耜圖一件此更不合周制匠人疏云金廣五寸而戴圖於庛之接金

處與上句中直豐殺相同是不見有五寸之庛也又車人注云
緣外六尺六寸之內縱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耜異材不在數中
疏謂據庛下至手執句者逐曲量之是曲數當六尺六寸庛
面至句下望直量之是直數當六尺內謂上下兩曲之內又
謂未長六尺不通耜若量地時須脫去耜而用之則是弦
內六尺脫去耜金當自庛起以至句處戴圖乃自耜金
之端起是不脫耜與鄭注異材語不合便又不止六尺也
戴謂戴以經文六尺六寸繫承弦內說故弦起耜端是

不用鄭賈而別立新義然經文自其庇以至於首寔弦自庇起且如是則與步不相中而緣外之數又不可通矣車人又有直庇句庇之耒磬折之耒磬折鄭賈不言其制當即前幽接耜者故中地直庇句庇賈云此直庇句庇皆不六尺之度唯中地之耒合磬折者乃六尺之度故鄭云中地之耒其庇與直者（此謂中直者三尺有三寸）如磬折則調矣調者謂弦六尺則餘句直者不合六尺可知也今爲四圖

耒耜圖

六經中渾舉曰耒耜或單言耒或單言耜皆並金言之

脫耜圖

匠人耜廣五寸車人為耒庛長中直上句之數脫耜言之

耜異材不在六尺數中

直庛圖

堅地欲直庛直庛則利推

句庛圖

柔地欲句庛句庛則利發

一則渾舉耒耜一則孜工脫耜次則直庛句庛依照鄭賈校

有準據又直庇句庇皆不中六尺之數與磬折異也今為駢雅計似可不需予此略如前所言者節存而刊之是否有當統俟鈞裁不宣 二十三日上

八之八鉏鉿鐵鍱鏃也 廣雅釋器鏑鍭鉏鉿鐵鍱鋌也疏證廣韻鉿二尺鋌也各本皆脫鐵鍱二字玉篇鐵小鋌也鍱鋌也集韻類篇鋌字注並引廣雅鐵鍱鋌也今據補按考工記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注鋌箭足入稾中者也鋌鏃義自相通然據廣雅集韻之文仍應作鋌○鉏音似鉿工

納口市二反鏺鏶箕牒二音

按駢雅本書釋器自鎡基至硬礇凡十四條皆農具獨此條言箭鏃疑不倫然農具於鉏鉿四字皆無可舉證茲且以矢鏃證之攷工冶氏鋌十之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司農云鋌箭足入稾中者也稾人序官司農注箭幹謂之稾矢人為矢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司農注一在前謂箭稾中鐵莖居三分殺一以前兵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後鄭注鐵差短小也蓋箭材輕須鋌以重之司農謂

箭足入槀中則此鋌謂鏃本而皆則專以鏃言鄭注矢
人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鐵既在前則先鄭言
箭固是謂鏃釋名云矢又謂之箭其本曰足矢形似木
木以下為本以根為足則舉全矢言不可與此相明也雖
鋌為入幹之鐵而鏃則鋌刃以經訓言釁儀未晰然
廣雅云鉅鉿鐵鏶鋌也鉅未能審鉿見太元干陽
氣扶物鑽乎堅鉿然有穿注大寒之候陰氣堅於上
陽氣扶萬物而下鑽之鉿然而穿也鉿陷聲也鐵亦未

審鏃即鍭字說文鍭鏃也鍭以左襄公二年證之親集矢於其目疏謂集是鳥止之名矢有羽似鳥故亦稱集則是鉿與鏃皆以鍭之所及者言亦不盡為鋌目也又鄭注矢人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云矢槀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注槀人弩四物亦如之又云矢箙長短之制未聞賈云彼矢長三尺約而言之亦無正文矢之參等未聞又於矢八物下疏云矢長三尺者假設言之矢亦未聞長短也若是則矢之長短難知即鋌之尺寸不

晲而廣韻云鉻二尺鋋也殆是有本今又無徵至集韻
謂鐷或省作鍱則又知有廣雅而不知說文之字本為鍱也鍱
枼聲木部枼薄也鉉曰當从卉乃得聲是字宜作鍱形
云蕺是古鏶之制與今同郭注方言懺對言懺戳也蓋
懺戳鏃鍱古有此疊韻語皆言輕疾而小言小則矢人
所謂殺矢七分三在前者鏃又差小愈不得以二尺言
也鋋在金部銅鐵樸也樸在木部木素也釋木郭注
樸落可為桮器素素有本始之訓樻鐵胎弓之以胎

先

為名也。樸為木素，鋌為鐵樸，樸素鋌三者名異而實同也。魯矢金僕姑，玉篇作鏷鏵，則亦以鋌金受名。然此皆言鏃與矢也。他若文選七命耶谿之鋌，善引許慎注淮南子曰：鋌，銅鐵璞也。璞又从玉，則是與說文从木之樸字義俱異。此當以石部磺銅鐵樸石也，明之。蓋金精之磺石者中為劒良，樸石字亦从木，與从玉之璞同義，不與木素之樸同也。第許書於鋌曰銅鐵樸也，於磺曰銅鐵樸石也，人功天事，劃義分明。其注淮南則又以鋌為銅鐵璞

善云引此亦謂樸石是又為說文之礦訓此不可曉又命文云鏷越鍛成鏷亦从金注云鏷或為鏶此宜鏷轉寫葉與鏶不涉而集韻又以為即鏶字此亦為非也茲且以又命例之疑廣雅以鈴為二尺鋋或謂短劒與此鄒鈴之鋋當異亦名鈴者劒之詞物亦鈴然而穿也然廣雅釋器此節不與刀劒類而列錫樸謂之礦下與斧斨為類則竝非劒疑古日用之器以洞堅故鑿儀列之農具不與刀劒為鄭而易鋋言鏃則固說箭終可疑也珣按鈴與軨字

義相對。管子小匡篇鞈革二戟。注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是禦矢之甲也。故从革。廣雅鉀鞈則矢之鏃鋌所以貫革也。故从金者。一合閉一合荅。合荅則有聲。故鼓聲曰鞈也

小學駢支卷六錄目

袂襓禮記裼襲　儀禮裼降立賈疏　中衣　皮弁

小學駢支卷六

秦州　田寶臣　少泉

八之九欂殳擊穀杖也　方言五僉宋魏之間謂之欂殳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棓或謂之柫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柍或謂之桲注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又欂殳注亦杖名也欂殊二音

按攷工記殳之秘長尋有四尺謂兵杖此則用以擊穀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謂兵杖此則亦以積竹為之釋

名殳殊也有所揰挃於車上使殊離也亦謂兵杖此則揰挃使穀殊離於穗則器之取義於殳也手部攝引持也木部櫐木葉槎白也段謂凡木葉面青背白為風所攝則獵獵然背白盡露故曰槎白此之攝殳以手持引亦如木葉之槎白然則殳之取義於攝也攝即櫐字釋木楓攝攝義亦取此又木部梯擊禾連枷也段引釋名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或曰羅加三杖而用之也或曰了了杖轉於頭故以名之此最得其形方言又佻懸也注了佻懸物丁小反

了了即了佻連枷用之則㩉㩉不用則了了而懸也了了亦作

了乙乙與佻同方言疏證引釋名作或曰乂乂不作了了未

能知其據本也又見刻說文者作了了亦疑是誤

八之九趺蹠蚕也　廣雅釋器趺蹠匾䠙蚕也疏證玉篇趺

小蚕也晉書天文志天棓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勸蠶

也扶與趺通蹠之庶反廣韻蹪筐蹠也蹠之言貯也所以貯米

也說文𡳿幐也所以盛米𡳿與蹠聲近義同樓集韻平聲二蕭

十趺字注博雅趺蹠蚕也俱从齒玉篇中齒部趺蹠俱从

甾又甾字注側持切缶也此古文今作留又作甾

按今本廣雅从甾是也玉篇甾部最得許義集韻从留失

之說文甾部甾東楚名缶曰甾象形也凡甾之屬皆从甾側詞

切又甾古文云缶下曰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

象形然則缶既象形矣甾復象形寔一物而語言不同且寔

一字而書法少異耳玉篇作甾遂之若廣韻謂即艸部之

留宗風馬牛不相及也留工从一雝川此象缶之頸少殺今

隸當作甾此可證矣然段謂與缶一物且一字則又泥缶

部多是凡器甾部多是艸器抑又馬牛也又畚蒲器也⿰甾并
畚所以盛糧从甾弁聲布忖切段云糧各本作種今正周
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大鄭云縣畚於稟假之處後鄭
云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宣三年正義引
說文蒲器可以盛糧左傳釋文詩正義引作草器可
以盛種種字蓋訛何休注公羊云畚草器杜注左傳
以草索為之蒲與草不相妨也又⿰甾并⿰巾及也从甾幷聲薄
經切杜林以為竹筥楊雄以為蒲器段云⿰巾及者蒲席齗也幡

下曰載米⿰虫宁也⿰虫宁下曰幡也所以盛米然則四篆一物也此條

廣雅蚨蠦匧蛢竝訓為畚則蚨蠦蒲器匧在匚部田器也

段引艸部莜⿱艹耘田器則亦艸為之

八之九簦⿱竹曾笠也　集韻平聲四簦⿱竹曾笠也登嶒二音

按此訓亦見類篇皆宋人書說文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

又孫廣注史記虞卿傳云簦長柄笠也笠有柄者謂之

簦此與許義互證蓋擎者簦戴者笠故許既別笠於

簦孫又別簦於笠段謂簦為今之雨繖是矣若

兼舉則亦曰簦笠韋曜注齊語云茅蒲簦笠也蓋言簦與笠而省玉篇不察於簦則曰籉於籉則曰笠孔於笠則曰簦笠也翁笠是直以簦為都人士之臺笠毛義又竝簦笠而一之而許氏之義隱矣又宣公四年左傳子越椒射王汏輈以貫笠轂疏引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或曰兵車有幔輪謂之笠轂此漢人舊訓唯幔當從集韻戰車以遮矢也則此笠者蓋在轂上編竹為之與

有柄之簦不誤杜注謂兵車無蓋尊者邊人執笠依轂

而立以禦寒暑則竟以服注之蓋笠易爲說文之笠

蓋如此則笠高轂下何以竝舉將使左氏爲不言矣

許服皆漢人其訓詁之精詳有不可易者如此簦篇韻

皆單字與簪連文總訓爲笠唯集韻類篇爲誤集韻

簪徂棱切與玉篇慈棱作曾讀者亦異

八之十三道軌鹿車也　廣雅釋器維車謂之厤鹿道軌

謂之鹿車疏證方言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轣轆車東齊

海岱之間謂之道軌轣轆與厤鹿同又方言九車下鉄陳
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者謂之綦注鹿車也疏證此言
維車之索故郭璞云鹿車也○道同道
樓方言此條戴疏最精特備錄之云此言維車之索故
郭璞注云鹿車也前卷五內維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道軌廣雅云道軌謂之鹿車各本鉄訛作鐵非也玉篇
云紩索也古作鉄據此紩乃本字鉄即其叚借字攷工
記天子圭中必鄭注云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

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主中必爲組鹿車縛爲索其約束相類故讀如之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云綦屨繫也讀如馬絆綦之綦疏云馬有絆名爲綦此屨綦亦拘止屨盖屨綦馬絆綦與主中必義皆取於約束縛罣古通用大者謂之綦各本別爲一條又改者作東今訂正

八之十五鶴頭軒轉輐轊柳車也　廣雅釋器軒轉輼輬轒輐軿輀軺輂輺輦輵𨏥鶴頭鸞輷柳車也疏證說文軒曲輈藩車也又轉軶裹也从韋尃聲則轉泋車名集

韻引廣雅作輤玉篇廣韻俱無輤字所未詳也按集韻
入聲十轄字注轉雅軒轉柳車也轉音匹各切
按柳車喪車也周禮縫人掌縫棺飾衣翣柳之材注必
先纏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色之所聚書曰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
讀為澀櫝讀為柳皆棺飾賈疏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
書傳文故云度西曰柳穀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度
亦居也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没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

柳翣引之者見柳有諸色是柳以聚為義字本作橮桺
疏乃作柳也許書丣古文酉字柳之制具在聶氏三禮圖
舉喪大記棺飾龍躍三池振容黼荒綦詳且繁文不
備錄禮圖云柳車名有四葬謂之柳車迫地而行則曰蜃車
又叙目注以其無輻則曰輇車廣雅軒轉據說文則轉非
車名今按遂師注云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賈按雜記載
以輲車鄭注輲讀為輇或作輇一部禮記作輇或作槫
但為柳者非車之體不從之取其輲字或有作團字

又轉誤為國字者故既夕注云周禮之蜃車雜記謂之團車喪大記又謂之國車也準此則輲乃槫字輲變槫是木旁專市專反張揖作韋旁專曹憲遂音片各反至集韻又作車旁專是愈變轉見晉語十四及為卿以轉成景作此文乃是輴字非轜車也凡此皆以柳為喪車用周禮義其後柳車亦是通名史記季布傳廣柳車索隱云按服虔臣瓚所據云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及茂陵書稱每縣廣柳車數百乘

則凡大車任載者通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之通名云云
廣雅所載以說文證之則通名也故軒曲輈藩車也轒
軶裹也轀臥車也輬臥車也轒淮陽名車穹隆輐大車
後壓也軿輜軿也輀喪車也軺小車也輦大車駕馬者也
輜軿衣車也輂挽車也軥軶下曲者皆不以喪車立義然
輀則喪車轀輬始皆臥車而後為喪車見秦始皇本紀
漢書霍光傳注則又不廢柳為喪車之本義輰𨏴見
集韻䟽證引晉志之陽遂則四望車[illegible]頭見玉篇車

頭中骨鑾軥疏證引明堂位為有虞氏之車若周

禮則遣車遣車即塗車雖與柳聚義殊亦是喪

車其著書固意猝不可知也軒字據叢書廣雅

本作軒从車旁于柳車叢書本作柳柳字別

義據爾雅釋木楥柜栁柳釋文栁柳亦作柳古書形

誤蓋非一事

八之十六七露橈戰船也　後漢書岑彭傳於是裝直

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注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

橈小楫也爾雅曰櫂謂之橈露橈謂露櫂在船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橈音饒

按樓船見前書櫂謂之橈爾雅無此文見孔鮒書爾上當脫小字此語亦見方言然二書言橈皆無小櫂之名小字當移櫂也下字誤倒也小櫂別見楚辭湘君注拑

按一事詩淠彼涇舟烝徒楫之毛傳淠舟行也楫櫂也鄭箋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是舟行用楫而釋文云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

郭注楫橈頭索也所以懸櫂謂之楫說文楫舟棹也釋
名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楫櫂直教反陸氏此條亦正
須辨傳箋皆謂船行無容遠引懸櫂唯正義謂定
本及集注皆作舟行云舟止者誤也則陸氏所據是舟
止之誤本蓋當時毛傳單行然陸引方言亦不晰方言
九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隱櫂謂之纂所以懸櫂謂
之緝從糸郭於緝下注云繫櫂頭之索也陸以此注移或謂
之櫂句下語又歧誤引懸櫂句又誤緝爲從木之楫是

所宜刊方言疏證僅謂緝橈頭索也楫櫂為繫櫂之
譌斯猶未拔其根株之誤矣據陸引說文楫舟棹也近
人注於木部楫下改云楫所以櫂从手舟也謂各本作舟棹也
許書無櫂字手部曰擢引也楫所以引舟而行故亦謂之
櫂是又失之明陳大科刻說文木部櫂所以進船也从木
翟聲或从水史記通用濯直教切又楫舟櫂也从木咠聲
子葉切此本雖以韻分寔自李燾燾亦宋人櫂篆固
在句楫下舟櫂自不作棹今注者用手部擢字益又

無所據依如是櫂引則在舟前用百丈矣楫櫂固在旁
撥水之義也棹俗字當依宋本作櫂楫櫂漢書多作輯
濯見劉原父鄧通各傳濯在水部本訓澣也漢人叚借
作舟櫂字斠詮於楫篆下用之是又好奇許既以濯為澣
自不以櫂作濯也此因閱方言辨之又附一事後漢書崔
駰傳紛纕塞路凶虐播流注引方言纕盛多也惠氏
定宇補注依方言作纕云南楚凡大而多謂之[illegible]或謂
之纕實謂此注當引廣雅紛纕不善也方與凶虐對

又方言襛不作繷且不是紉章懷失之定字亦未得也

繷曹憲音女交奴孔二切此因章懷之悞及之

八之十七五兩候風扇也　御覽七百七十二舟部淮南子曰若綄

之候風也原注許慎曰綄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按今本淮

南子齊俗訓高注無扇字綄作俔北堂書鈔舟部一十引

許注扇又作羽此从御覽本

按廣韻上平綄船上候風羽楚謂之五兩因作羽不作扇

然古本疑作扇五兩又是扇字譌分為二戶譌則成五

羽謂則成兩因有五兩之目蓋云綄候風扇也楚人謂之扇則單稱扇云耳扇奪上户則又成羽書有展轉傳鈔竟成三豕者宣十二邲之戰杜注使不帆風差輕正義帆是扇風之名此之綄以扇名亦以帆風而候其所向也定當作扇特羽與五兩字技雅售故書章家多用之耳

八之十八罦罬兔罟也　罦當作罬廣雅釋器罬罦兔罟也疏證說文罬兔罟也罬亙曹憲音互玉篇廣韻竝同各本

⿱罒互譌作⿱罒牙音內互字又譌作牙集韻類篇⿱罒牙牛加切

兔罔也則宋時廣雅本已誤考說文玉篇廣韻皆作⿱罒互

不作⿱罒牙今據以訂正玉篇网部末有⿱罒牙字音牙兔罔也

乃宋人依誤本廣雅增入者不可引以為據⿱罒否之言覆也說

文⿱罒包覆車网也引王風兔爰篇雉離于⿱罒包或作罦又云

⿱罒否兔罟也月令罝罘羅網畢翳鄭注云獸罟曰罝罘釋

文罘本又作罦罦⿱罒包⿱罒否罘竝同

按⿱罒牙⿱罒否二字不連說文⿱罒否兔罟也⿱罒互罟也不云兔惟廣

雅疏列曰兔罟𦊓牙下當作𠂹𠂹下是互之或體集韻類篇

作牛加切者是作齒牙之牙讀據漢書劉向傳宗族磐

互顏注磐結而交互也是師古以互作交互解又云字或作

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谷永傳注亦然然則唐初漢書有作

𠂹者師古不察以牙互義宋人以𦊓下切牛加其誤宜自小顏

也其實詩楚茨或剝或亨毛傳或陳于互孔疏各引牛人職

互字皆是牙字形似之譌蓋非一已此𦊓字自是𦊓互之或

體互在說文竹部為笠之重文或省笠可以收繩也从

竹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今捕兔之網其機在繩故

字作罜耳

八之十九箴笭笱也 集韻平聲二仙箴笭竹名一曰捕魚

笱入而不可出○箴連潘切笭子千切

按説文笱曲竹捕魚笱从竹句亦聲笱不入竹部而入句

部蓋與上篆拘止下篆鉤曲同義許云曲竹亦謂曲折其編

竹之器使入而不能復出則句之義也句乃象曲折内口象

笱門此器在漢人祇名為笱自魏晉不重六書象形之指遂

以魚麗毛傳之曲梁即說文笱部之曲竹又以曲竹即為曲薄
不知曲薄自是萑葦見詩七月傳豫畜萑葦可以為曲與
月令曲植方言曲槌漢書周勃傳注引許慎云葦薄為
曲皆為蠶器許於艸部曲部亦祇以蠶曲為蠶薄與此
以竹名笱為漁具者不涉也蓋薄是蒲平以薦之宜蠶
笱則壁立以留之宜嚴是用不同薄之織文恒作乚乚
是古文之曲笱之在水恒作凵凵是許篆之曲是義不
冋許於笱云曲竹捕魚意以凵為主於曲云或說

蠶薄則不廢其說未遑爲乙疏義也許意以艸部之
曲爲蠶薄之主義則薄固葦非𢿱具凡以曲薄訓魚
笱者皆不憭矣毛傳罶曲梁寡婦之笱連舉釋訓釋
器語極簡淨猶言弓曲之梁寡婦之笱曲字本不與薄
義相關也鄭注𢿱人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
其空梁與笱事相須亦無曲薄事也笱爲罶籱笱亦是
筌文選江賦夾羅筌善注筌捕魚之器以竹爲之蓋魚
笱之屬淮南兵略訓道發笱門高注笱竹笱所以

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吳都賦筌𩸰鰽劉良注今之斗

回也是皆笱曲用竹義蓋曲薄織蘆爲之今之簾文凡

笱則用竹𥳊而不密或析巨竹緯之此笱之别於曲也又水

鄉閭鴨與州屋人家障風用繩交蘆狀若簾香山所

謂蘆簾者今評簾子亦評薄子此器緯而不織在古則

謂之緯蕭蕭蕭荻也評薄者寔自爾雅郭注非漢訓也莊子高門

懸薄恐亦謂曲釋文以爲簾者晋司馬彪也然曲薄爲萑簾亦正有辨方言簟笙

或謂之籧篨曲其粗者爲籧篨郭注云江東呼籧篨爲

蕟此注當兼訓薄曲薄曲以蘆蕟籧篨用竹蕟皆有文作匹故皆有曲名今則專以蘆者為蕟竹者別謂箄子箄子之用箔麤者陋敝細者薦寢又極精細者則裁以為扇名方曲故蘆之無曲竹之為箄皆織之事曲竹之為笱緯蕭之為簾皆緯之事魚梁所用是笱非薄釋訓所云是另曲非薄曲然者葦不耐水竹則耐水笱疏則水逝而魚留曲密則水壅而魚散也毛於苕之華傳亦云曲梁寡婦之笱與魚麗同文以經皆云留故必兼舉釋訓釋器

以明之邶谷風傳云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以經不云留則直言梁笱而不言曲是曲非漁具蓋梁空既是有笱則曲薄無所用之而釋訓所曲者謂留初不云薄則曲爲梁之上曲是毛公之意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脩禱曲中水所當處小戎梁輈傳亦以梁爲上曲句衡是可證也景純之注釋訓當云留魚所留也魚梁上曲所曲者謂之留毛詩傳云留曲梁注釋器當云笱曲竹捕魚也寡婦之笱魚所留毛詩傳云寡婦之笱如此則用漢訓使爾雅前後兩釋經旨分明與邶風月令方言之言曲薄者各不相涉而孔賈亦得依

此以發明毛鄭之精也許於罶下亦云曲梁之笱是承毛傳亦以笱曲言踈近人不研其旨於笱下云若以薄為梁以笱承之則謂之寡婦之笱夫梁為水偃既知偃為古今字堰又安可以薄為之其說亦本之楚金耳 賢臣昨於離婁條發此意遂竟言之笱自宜依水梁承空之說近之刻爾雅圖者作漁父俯一竹具盖是罩耳一名籗今爾雅作篧

八之干蒲蓋席也

按席也是竝上總訓之畧蒲蓋自與上龍蓆龍疏竝列集韻青齊人謂席曰蒲蓋蓋字入聲讀見左傳被苫

葢釋文户臘反爾雅白葢謂之苫釋文音盍惟說文
从盇作葢溝艾反此當補
八之二十五鋂鐕環也　廣雅釋器鍱鋂鐕鐶也疏證鐶古
通作環說文鋂大環也一環貫二者廣韻⿰金夢重環也⿰金夢與
鋂聲相近鋂莫回切鐕音懜一作⿰金夢義同
按曹憲廣雅音字各單出唯必須連者則兩字並音
如獋狗賁容誇緦則穫咀噍皆云上下此並工鍱云
上牒下梅則鍱鋂當連故廣韻單著⿰金夢字許書大

環舊多作鎖緣上鋃鐺而誤段正之作環許如一環貫二者本毛傳重鐶子母鐶也又重鋂傳鋂一環貫二也疏云上言重鐶謂鐶相重故知為子母鐶謂大鐶貫一小鐶也重鋂與重鐶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鋂貫二謂一大鐶貫二小鐶也說文亦云鋂環也一環貫二是孔說貫二按詳引說文無大字蓋詩之鋂在犬頷故節去也

八之三十二 楄柎苓牀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唯是楄柎所以

以轄幹者請無及先君注楄柎棺中苓牀也駢付二音

按説文作楄部方木也从木扁聲部田切春秋傳曰楄部

轄幹段云部字當删左傳正義引説文楄方木也可證

方木汎言此專謂棺中苓牀故不與棺槨等篆並伍

也何平叔景福殿賦曰爰有禁楄肋分翼張亦方木之一

端也今按許作楄部李善注景福殿賦作楄附部附

蓋是一字猶之部婁左傳作部許作坿婁也善云楄附

陽馬之短桷也後又注云陽馬四阿長桁是桁上之短

桷謂之楄附說文椽方曰桷然則陽馬既邪而短桷亦方
令大屋所謂出檐椽承以長方木者是也楄附即楄部楄
部方木也部字非衍左疏自有脫耳善又引馬融梁將
軍西第頌騰極受檐陽馬承楄則楄又單言楄惟楄在
木部自訓方木扁在册部自訓署也善亦知扁从戶册者
署門戶也又云楄署雖殊為文之義則一扁與楄同則是
欲紐二字而一之此不可解又翼張下云承以陽馬接以員方
善云衆材相接或員方也按此承上文列髹形之繡桷垂斑玉

之文瓃員是說瓃方乃說楄云衆材亦使人不慊也楄為
方木不止此證中山經堵山有木名曰天楄方莖而葵狀則
亦以方名楄柎笭牀孔疏謂木以薦齊是在棺中許義
則是方木宋元所言棺謂兩柎柎足也楄自以方木言
今棺之材猶云方孔此不言棺降晉五行志舊為
屐者齒皆達楄上亦謂前後兩孔為屐之跗耳笭
牀在釋名釋舟云舟上牀以薦物者笭言但有簀如笭
牀也南方人謂之笭笭實言溼漏之水實然從下過也此

是舟具如杜此注則在楫中宜別有本孔疏不言未能知其所自也笭疏本从艸作苓

八之三十四盨櫝盨負戴器也說文解字第五盨櫝盨負戴器也从皿須聲渠往相庚二切

按櫝盨自徐楚金以為即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之寠藪自來小學家承其說近時如錢宮詹段大令錢別駕皆从之唯承氏培元技勘徐書始覺漢書無盨字而其正楚金之誤則舉顏注謂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如今

賣白團餅人所用籅盤狀如盤即窶藪是亦未然東方朔云

盆下為窶藪顏注亦謂以窶藪薦盆非謂盆即窶藪也

不謂橫籅窶數漢書注謂若菌續博物志謂若環今之

戴器者或以甲布則若芝菌是或以艸經則若環是皆

以薦其所戴之器不關如盤窶藪是戴不兼負以茅不以

木是有不同斠詮又欲以背籚當之籚在竹部積竹矛

戟矜也廣雅筐也今按櫝在匚部為匵之重文訓栝今

之饋饌者盛多則以器載若匚兩人垂手舁之所戴者

皆盌盂。意許云負戴文作檟者即埤倉之儥為戴器。字當轉寫作載云負載器負以在器不以人之任背言也。檟𥁕載食後又凡為負載之器故許不云食而見其義於𥁕下否則木部當別立檟篆今無故知檟仍作梠訓而皿為食器故知所載者饌也（今庖人以圓器財僐何之亦名檟子）今為此說欲以形義推尋許指昧於局趣條辨要數為拘束之轉音檟𥁕載器四圍有周亦拘束義蓋檟要𥁕數音或相通而器制宜異矣又曩自江寧歸里轄重稍多見儓夫

輒以大竹牀貫他以行江北人家以盆植花木巨盆則以四木搆扣若井字狀亦二人舁之是亦橫盥之遺意也拊訂一字木部㮚舉食者楚金曰如食牀兩頭有柄二人對舉之若今牀既如食牀又云對舉則是饋食之梮然許於禮器如鼎俎簠簋籩豆豐㽅梱槤梧爵皆是進經立篆無容此部舍梮作㮚恐亦牽於廣雅㮚舉也㮚輿也意為此說古無明徵也今據㮚是象形字日象鼎身𠬞象兩手舁下則象木之聚知者鼎部云象

析木以炊謂其下之𣎵則其上曰宜象鼎身而県之下作
木不作𣎵者炊孰則木殘殘則聚而復焰云然後舉之以
県蓋古有此器今西北人用鏊子舉之者以鐵而兩句環
提雙柱而內其爪是県之遺也県從木具聲(爿)部具從
廾貝省鼎部云古文以貝爲鼎籀文以鼎爲貝(用段注本)則此
具篆之貝白宜是鼎而県之从具義可知也又訂一字具下
云供置也古以貝爲貨貨字亦疑共具二字周禮數見內
饔亨人多以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告有司

具注具猶辨也前後經文皆謂籩豆鼎俎禮祀內則佐
長者視具注饌也祭統官備則具備下文言備亦皆謂
水陸牲蓋他若漢書元帝紀所具各減半注具食也燕
王澤傳親修具顏注供具也陳平傳漢為太守之
具舉進顏注舉鼎俎而來何武傳壽為具召武弟顯
注具謂酒食之具凡此言具皆以食言不聞以貨是此
具篆之下以貝為貨貨字宜本作鼎理董者不察又以
具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遂以貨貝易鼎耳然者為鼎

之貝。二徐皆作貞字。義不甚明。故訂為貨。今訂从鼎者。段
氏注據許書貞下引京房鼎聲與員鼏鼎則鼒各篆
證其為貝不應作貞。其說至有依據。故从之。而古文
以貝為鼎是段所增。亦正可藉此以相明也。唯具从鼎。故暴
為舉食之器。金部鉉下云舉鼎者。被主鼎言。是禮器
木部暴下云舉食者。此主食鼎言。為常炊之鼎。小。故不
用扃。直以暴兩手舉之。金部鋊以句鼎耳及爐炭。是
單柱兼用。木部暴以舉食。是舉鼎身。則便柱耑用。

用不同而制名異也不隸(片)部次具下以字從木聲木部得有鐵具榑槈之屬皆其例也又增訂一字木部將篆下楚金舉李陽冰木字右旁爲片左旁爲爿音牆之說而特祛其妄今按許於鼎下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鼎也㝏翻於剝卦剝牀以足注云巽木爲牀王弼亦云坤以象牀然則巽之下二許以言鼎仲翔以言牀剝下之坤六輔嗣則六以言牀牀殆從木爿省聲陽冰之說甚有根原而徐以爲妄袪其易片爲爿則是以

牀爲養疾之具與許氏安身几坐之訓愈不合也或謂說文舊有爿部在片部之後此亦未照蓋許書从爿之字將牂斨戕壯狀牆皆散見各部不似原有爿部者

八之三千五椄槢桎梏梁也莊子外篇在宥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釋文椄槢桎梏梁也淮南曰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也按今本淮南子主術訓作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椄李如字向徐音爕郭慈接反槢郭李音習向徐徒爕反司馬云椄

槢械楔音息節反崔本作牓云讀為牒或作諧字

按說文椄續木也槢木也景福殿賦槢似瓊英善注司馬彪莊子注曰槢械楔也瓊英英也此既施之於欂櫨而凡楔皆謂之槢辭立切楔先結切又說文楔櫼也櫼楔也互訓轉注字近注謂木工於鑿枘入處有不固則斫木札楔入固之謂之櫼此說非也櫼既是楔楔既屬械彪之注莊蓋謂横木凡械兩木相椄必以小木貫而固之棟宇之結構處亦以有小木横貫之以致固唯殿宇欲華特象

玉英以文記此條鄭儀引書未審莊子在宥吾未知聖智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釋文長械錮頸及脛者椄槢梁也郭注桁楊以椄槢爲管桎梏以鑿枘爲閉則此梁是桁楊事非桎梏事也訓纂引釋文梁也上有椄槢字惜未加按語以正之也復據明焦竑侯莊子翼本所引兼以郭注本證之知其誤古之刑制與今不同唯桁楊云長械又云錮頸則似今之魚尾長枷枷則必以横木貫之矣駢雅當云桁楊梁也桎梏見周禮秋官

掌囚云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元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釋文引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桎說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四家所説各異要皆不出桁楊也桁楊據釋文引司馬注桁脚長械也又引崔注械夾頸及脛者皆曰桁楊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拘罪人曰桁械謂穿木加足曰械大械曰桁則亦加足唯今之足刑以鐵穿木之制不明故以頸械名之

九之七袪襪翻衣也　廣雅釋器夫襪翻衣也疏證夫舊

本作袂曹憲音扶按少儀加夫襓與劍焉鄭注云夫襓
劍衣也玉篇廣韻袂字皆音膚不音扶說文袂襲袂
也廣韻袂衣前襟也皆非劍衣之名按此尚沿廣雅舊
本作袂應从少儀作夫為是
按說文袂字下注引少儀夫襓謂即袂字不加輯別此條
各本廣雅皆作袂襓袾劍衣也說文注於袂篆下引同
唯疏證本記疏熊氏云依廣雅夫襓木劍衣謂以木為
劍衣然孔云襓字从衣當以繒綿（此从北北雍本綿疑帛之譌）為之

熊氏用廣雅以木為之其義未善也則沖遠意不從之又曹憲音𧘂云陳律則隋唐本已有此𧘂字而孔正熊義不引𧘂義為證者𧘂與袟襓各單自不涉耳今為尋其蹤緒蓋廣雅本以袟襓與𧘂總訓劍衣熊氏所據之本𧘂譌作木遂執此異說蓋其性堅辟北史載其訟墓一事亦明知其非是而故執之也不然鄭注當云木劍衣矣

附按一事禮之裼襲有二解玉藻絹衣以裼之孔疏引皇氏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

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
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之
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則皇
氏因謂有裼衣無襲衣也聘禮裼降立疏凡服四時喬假
令冬有裘襯疑當作親身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
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
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
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

比即皇氏意亦謂有裼衣無襲衣唯玉藻裼裘不入公門疏引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云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耳則既有裼衣又有襲衣斯又一解然檀弓疏云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是裼衣之上即正服無所謂襲衣也又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疏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

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則又裼衣之上有襲衣云開皮弁中衣左袒出其裼衣則又似無襲衣綜此五疏貫則唯主皇說孔寔自為歧異意疏文各衍襲衣一句蓋詩終南疏云狐裘加錦以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又云引玉藻為說以明為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語皆牴此以知正義成書孔亦有未加校勘

者矣據皇氏中衣自在裘裏裼衣自在裘外今云開此皮
弁及中衣則又疑皮弁冠首此云開未能達也又按一事玉
藻裘之裼也見美也疏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
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君在則裼盡
飾也疏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則敬於君
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疏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掩襲衣
裼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故心殺故
也凡此皆以裼衣為敬襲則敬殺又聘禮裼降立疏凡
芝

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疏云玉藻執玉龜襲是禮之盛者以充美為敬君在則裼畫飾也是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據此二者是禮尚相變也此文變禮唯聘則行之然細揆之賈氏此義謂敬君則裼是禮之常執玉龜則襲是禮之變尚是牽於文義不得鄭旨似祗為玉藻言鄭於相變也下引見美文意在申明經文裼義猶之賓襲執圭注引充美文彼亦申明經文襲義耳竊謂疏家若根自上節賓襲注執圭盛禮

則此注非盛禮主受享言證以表記裼襲不相因也注禮
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享
是也則盛不盛皆言聘禮以鄭疏鄭方得相變正旨
蓋此節裼降立以下正言享禮孔於彼疏云賓初行
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受聘訖受享之
時賓裼奉束帛加璧行享聘為禮盛故襲享為禮不
盛故裼數語最晰惜賈不及此也禮必相變者鄭於執
圭節注云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疏云

玉藻君在則裼注云臣於君所今賓聘於主君亦是臣於
君所合裼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爲敬若盡飾而裼則
揜執玉之敬故不得裼也此是一義又曲禮有藉則裼注云
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
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疏謂執玉之人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引
聘禮賓襲執圭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公與賓執玉皆襲
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賓出公授宰玉裼

降立是受玉之後乃裼也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王時皆裼也此又一義綜言之玉藻裼襲言禮之常聘禮裼襲言禮相變即相變言聘禮注為其蔽敬主敬君曲禮注視玉之有藉主文質抑又二解也中衣亦見聘禮疏語兼喪制又見詩素衣朱襮疏中衣者朝服祭服之禮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其異者中

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賈疏於夏葛亦言皮弁者。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視朔。賅四時言。聶氏圖云。皮弁太古冠也。以淺毛鹿皮為之。孔於詩葛屨疏引士喪禮注。冬皮屨。言衣服之宜。當冬裘夏葛。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屨。準此則皮弁亦用於夏也。因駢雅袂褖條檢尋許書見注家引禮盛不盛以說襲字言之不晰。遂牽綴言之。